

中国教师报

ZHONGGUO JIAOSHI BAO



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号



中国教师报视频号

新闻专递

教育部部署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

本报讯(记者 史辛)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启动实施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这是教育部连续第三年对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工作作出部署,旨在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夯实管理基础、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

通知明确了“五项巩固”重点任务。一是巩固提升教育公平水平,通过规范招生行为、规范学籍管理、“隐性失学”问题治理,促进公平水平的持续提升。二是巩固提升日常管理水平,通过“哨点学校”监测、优化课间活动、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管理、规范作业管理和考试,促进“健康第一”理念扎实落到学生成长全过程。三是巩固提升办学治校能力,通过领导干部能力提升计划、组织县(处)级干部专题培训、基地校跟岗研修、学校声誉评价等,推动把规范管理要求落到每所学校。四是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通过完善联动机制、强化安全隐患排查、防范校园欺凌、深化“三项整治”等,促进校园安全保障落地落实。五是巩固构建良好教育生态,通过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师德师风建设、强化家校社协同,优化学生健康成长、教师潜心育人、社会尊师重教的教育环境。

通知提出20条负面清单,针对影响政治安全、影响教育公平、影响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师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六类问题,明确禁止相关行为。

2026年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浩)3月24日,教育部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进会暨2026年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工作部署会。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深刻把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的新使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教师队伍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新要求,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教师队伍素质能力提出的新需要,学龄人口波动变化对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提出的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

会议要求,要深入实施教师发展行动计划,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扩大高水平教师培养供给,提高教师培训质量,统筹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巩固提升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从教,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建设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又讯(记者 黄浩)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下,由中国教育报社牵头组织实施的“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创新案例(2025)”同期发布。该案例集系统收录了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在教师队伍建设的典型经验与创新实践。案例内容共分九大类,涵盖“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教师成长内生动力激发”“师德师风建设”“教师培养培训模式”“教师管理评价改革”“数字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等领域。



案例名单详见
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号



回望“人民教育家”高铭暄于漪

春寒料峭,对每个教育人来说,2026年的早春是够残忍的。2月26日和3月14日,短短不到20天里,高铭暄、于漪两位“人民教育家”先后离我们而去。叶圣陶曾挽鲁迅先生云:“木坏山颓万众悲,感人岂独在文辞。”清明将至,本报特刊发两篇追记,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追记「人民教育家」高铭暄

□本报记者 储召生 □翁小平

3月2日的北京,清晨的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送别的队伍蜿蜒如河。寒风与细雪中,人们胸佩白花等待着,仿佛天地也以这素白的方式,共同哀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顾问教授高铭暄。

在新中国刑事法治发展史上,高铭暄有太多的唯一和第一: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主编者……

“人民教育家”五个大字,更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奠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1954年,刚留校一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高铭暄被选派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26岁的他是起草小组中最年轻的。自此,他的人生便与国家的刑法立法事业紧紧绑定。

25年曲折、前后修改38稿,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高铭暄热泪盈眶——他深知,这一刻标志着“新中国结束了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高铭暄的贡献更体现在为中国刑法学奠定了坚实的自主知识根基。立法过程中,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理与国情;针对传统“诬告反坐”的表述,他主张摒弃对等报复思维,以罪责均衡为原则重新设计条文;对源自苏联的法律用语“抗议”,他建议改为更符合中国司法实践的“抗诉”,最终被立法正式采纳。

面对法学教育资料近乎空白的局面,高铭暄深感自己有义务为学子提供学术参考,于1981年出版了学术论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1982年,他受命主编新中国第一部全国统编刑法学教材《刑法学》,深深影响了几代法学子。此后,他先后主编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数十部,被公认为“我国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这些教材和著作构建起系统、科学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哺育了成千上万的学子,以至于许多刑法学子都开玩笑地称呼高铭暄是他

们的“祖师爷”。

创办于1984年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高铭暄是主要的发起和创办者,被同人公推为首届干事会总干事(后改为会长),并连续担任17年会长,2001年卸任会长后还一直担任名誉会长。“先生的思想高度、人格风范与治学精神,已深度内化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并成为研究会最厚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现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说。

最大的乐趣和成就就是培养学生

杏坛耕耘70余载,高铭暄无比珍视教师这一神圣职业。他说:“培养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就。”他用独特的教学方法与充满智慧的教育理念,为中国法学界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的姜伟是高铭暄的嫡传弟子,从1978年追随先生学习法律,迄今已有48年之久。姜伟的本硕博论文导师都是高铭暄,在他看来,高老师从不把讲课或学问当作饭碗和工具,教学、治学的认真态度可以用“极致”来形容。

鲜有人知道的是,现已成为学术界通用科研方法的“综述研究法”,在刑法教学领域是高铭暄首倡并推广的。这一方法要求学生针对特定的课题,全面收集中外资料深入阅读,并结合现实进行思考,最终综合各种观点写成一篇文章。高铭暄还将这一方法与“三严”(严格要求、严肃态度、严密方法)、“四能”(阅读、翻译、研究、写作)、“五结合”(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的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而高效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对学生,高铭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的。在刑法学界近年来著名的犯罪构成理论到底应该引入“三阶层”,还是应该坚持“四要件”的争论中,他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与他持相反观点。但激烈的论战从没有影响师生情谊,高铭暄总说:“学术是学术,关系是关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高铭暄对课堂教学极其严肃认真,即使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他仍会精心准备到凌晨。他的儿子高晓东回忆说:“哪怕是相同的内容讲给不同的人听,他也坚持重新整理讲义。”

为了提携青年才俊,高铭暄还用个人积蓄发起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术基金。2002年,“高铭暄刑法学发展基金”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2009年,“京师高铭暄刑事法学发展基金”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这些基金的宗旨,就在于传承和发扬老一辈刑法学者的治学精神,奖掖和激励刑法学界的青年才俊。

将学术生命融入法治中国建设

都说高校教师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但在高铭暄身上,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充满家国情怀的远见、无私和忘我。他始终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社会的法律需求紧密结合,实现了从“书斋里的学者”到“法治建设的参与者”的完美升华。

(下转2版)



站上讲台就要用生命歌唱——追记「人民教育家」于漪

□本报记者 康丽 计琳

“当老师,就要当于漪老师一样的老师。”

2019年教师节,在上海市杨浦区教师“开学第一课”上,杨浦区建设小学教师徐怡霖回忆起自己和于漪的缘分时说:“母亲一直对我说,于老师的语文课才是真正的语文课,因此母亲鼓励我做教师。”

于漪正是她母亲的教师。今年3月14日晚,“人民教育家”、上海市杨浦区高级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7岁。

从教七十余载,开设近2000节公开课,写下4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培养四代特级教师,于漪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她在“为学”中不断自我否定与重建,在“为事”中把课堂当作灵魂的相遇,在“为人”中活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善”。

为学——一辈子学做教师

“我这一辈子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这是于漪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她为学的真实写照。

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彼时的大学是稀缺人才,但于漪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她并非出自语文学科,教了一年历史后,才应组织要求改教语文。

“那时候对语文文法一概不知,也没有时间去进修,就自己拼命学习,每天开夜车。两三年里把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全部学完了。”于漪说。

书本知识是一回事,站上讲台又是另一回事。于漪至今记得一个让她刻骨铭心的教训。一次她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写着“着了”的“着”,把“羊”字头的一竖写成了两笔。坐在她对面的一位老教师看到了,轻声提醒道:“每个字写的笔画都不能错的,否则对孩子来说,可能他就会错一辈子。”

“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不能有一点差错的,特别是基础教育,因为这是陪伴人终身的。”从此,于漪给自己立了规矩:每节课后都要写“教后”,记下学生的闪光点,更记下自己的不足。

这把“量自己不足”的尺子,于漪量了一辈子。晚年回忆人生,她说自己一辈子上了大概2000节公开课,每一次都有不足、缺陷乃至错误,“我就想到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另一把尺子,则量别人的长处。

于漪学得很“杂”。看京

在她看来,教师每次上课都要有不同的个性,要让学生永远感觉到知识是那么新鲜,才能培育他们的好奇心,“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变化的,你怎么能重复自己呢?”

“教育家是上课上出来的。”中国教育报社原常务副社长、中国教师报首任总编辑刘堂江一直记得于漪反复给他说过的话,“那么多老教师,一辈子都在课堂里摸爬滚打,这才是教育家的成长规律。”

立足于课堂,又不止于课堂。20世纪80年代,于漪专门研究课堂教学结构,开始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并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随后,她率先撰文,提出语文既要“教文”,又要“育人”。“教文”是手段、是过程,“育人”才是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并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

20世纪90年代,她又提出“语文不能纯工具论”,推动将“人文性”写入全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进入21世纪,新一轮课改拉开帷幕,于漪作为唯一的中学教师代表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课程标准审定会,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德智融合”的思想,在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唱响立德树人的主旋律。

退休后,于漪也没有停止对语文、对教育的关注,继续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出版的《于漪全集》共8卷21册,是新中国教育史上首部由中学教师出版的全集。

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成尚荣看来,于漪写了一篇做教师的大文章:一个肩头担负着学生终身发展的重任,另一个肩头担负着民族未来的重任,这才是真正的“师之大者”。

为人——深入骨髓的善

“于老师,首先是一个好人。”复旦中学原教科室主任孙宗良这样说。

于漪身边的很多人都提到,这位教师的字典里几乎没有“不”字,“对人好”是她不变的人生态度。

2007年,她参加在江苏扬州举行的教材审查专家工作会议。晚上主办方问她有什么特别安排,她说就在宾馆休息。对方走后,她却兴冲冲地叫起孙宗良和另一位老师:“咱们去看看扬州的古运河。”——原来,于漪是不想给主办方添麻烦。

尽管成名甚早,但于漪在课堂上来从不重复自己。

(下转2版)